



論是在澳門半島還是走上氹仔島和路環島，你不會覺得任何的局促。

旅館的濱海路上有一塊高爾夫球練習場，有幾個人在那裡不慌不忙地打着球。海濱道路上花卉盛開。這裡沒有冬天，這裡一切安詳。

順着路環的山路向上走，步行個把小時就會看到高高聳立的媽祖石雕。漢白玉的雕像雍容平和，她保佑着一方的海晏河清，風平浪靜。東南沿海省份與地區的民間信仰和傳統文化，澳門的設計，內地的材料與工藝，澳葡當局的“臨別贈

禮”（？），幾種不同的思路至少在媽祖海神娘娘這裡匯合在一起了，找到契合點了。說來說去，人心是思定啊，就讓媽祖保佑澳門人以及我們所有的中國人風平浪靜地生活一段時間吧！近百年來，近一百五十年來，我們生活中的狂風暴雨是太多了！

最有趣的還是媽祖石雕的開光典禮，不但新華社的社長來了，澳葡當局的總督來了，各界頭面人物來了，天主教的主教與佛教大法師也都來了。他們各以自己的方式慶賀媽祖雕像的開光，



走過三盞燈 #1 (122 x 122 cm) (澳門) 廖文暢 · 2005 年

這對表現澳門文化的多元性是一個很好的場合。也許澳門的魅力正在於這種不同文化景觀的和諧共存吧？還在1997年3月，我第一次訪問澳門的時候，我就為之驚歎。在最早的媽祖廟——澳門的名稱的由來就在於這座廟——不遠處，是澳門最早的教堂遺址：大三巴牌坊。大三巴牌坊這個名稱，不可能使你想到它是一個洋教堂。教堂在火災中燒燬了，祇剩下了正面的一片“門臉”，矗立在那裡，恰如一扇牌坊。而大三巴云云，原來是聖保祿的別一種具有澳門民間特色的音譯。

氹仔的一座教堂也特別引起我的興趣。澳門基金會的朋友們一再向我介紹，澳門的居民的婚禮，經常會在這裡舉行：上午，他們按西俗在這個教堂前由神甫主持婚禮；下午，他們再按本地的華人風俗大宴賓客，拜天地，進洞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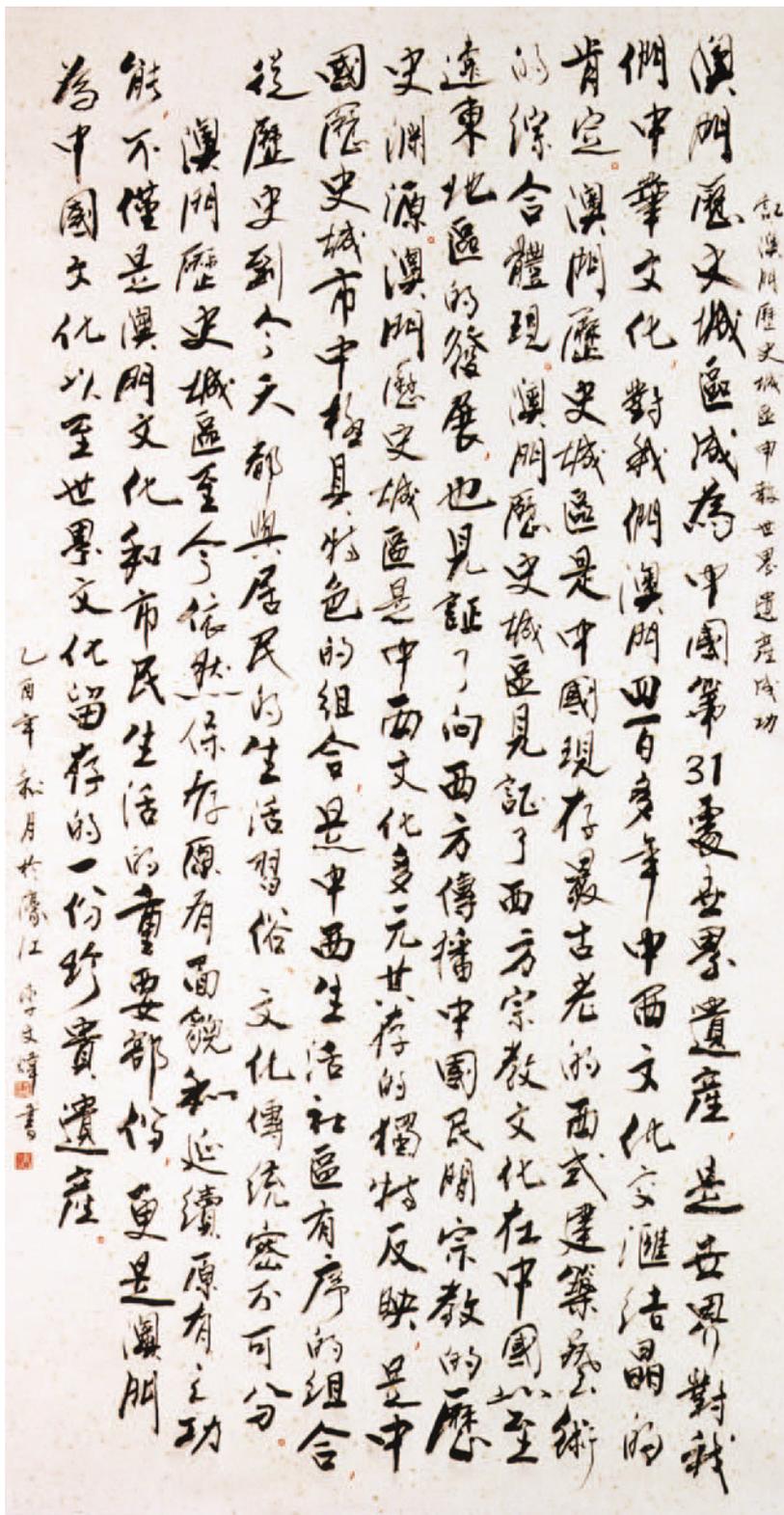
在澳門工作過的朋友都樂於向人們稱道澳門的文化傳統。澳門，本來並不是中華文化匯粹的重要地點，它毋寧說是比較邊緣乃至比較並不先進的一個地方，它保留下來的文化遺址，也主要是一些民俗文化。然而，在中國近一百餘年的動盪之中，它



走過三盞燈 #2 (122 x 122 cm) (澳門) 廖文暢 · 2005 年

又是相對穩定的一個避風港，該延續下來的東西，它都延續下來了，這裡很少進行中、西、新、舊、左、右……文化之間的殊死搏鬥，這裡的各種文化是各得其所，各安其位，雜糅共處，源遠流長。這實在是有趣，也給人以重大的啟發，你會從而想到，文化是不能壟斷，不能以命令以行政權力使之成型，不能人為地消滅也不能人為地揠苗助長的。而各種不同的文化形態之間除了有互相爭鬥互相排斥的現象以外，也可以是互相交流影響而又和諧共存的。澳門這個小地方，它的文化景觀，不是相當可愛和令人愉快的嗎？

而澳門的居民呢？他們是那樣的純樸、實在，那樣熱愛着自己的祖國。街道上不乏歐式建築，少數餐館裡也賣着我以為是相當中國化了的葡萄牙餐，但是這裡我極少碰到那種自以為已歐化成“高等華人”的傲氣和意識形態的成見。我不知道澳門人對意識形態知道多少，但是他們至少從文化上從民族歸屬上完全認同自己的國家。我完全相信他們也是信心百倍地迎接回歸。人們開玩笑說，讀《澳門日報》如讀澳門的《人民日報》。當你接觸到澳門的文化人的時候，你更忘記了你已經遠離內地。你雖然是第一次第二次到澳門，你覺得到了澳門就是到了家，你覺得澳門從不陌生。



(澳門) 李文煒書法作品 (行書 66 x 127 cm) · 2005 年